



「911」襲擊的近3,000名死難者之中，包括了美籍華人鄭蕊(譯音)的父母。11年前，他們從中國飛抵美國，探望在知名學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從事病理學研究的鄭蕊，逗留了1年之後，本來打算在2001年9月10日搭機返回中國。但鄭蕊的一個電話、一個決定，間接使父母走上死亡之路，她為此感到無限悔疚。



改航班免勞累 間接害死父母

華裔學者 一個電話一生悔疚

鄭蕊來自北京，出生科學世家。她的父親是化學家，同時也是小提琴家、畫家；母親則是兒科醫生，同時也是烹飪高手。自小聰穎、成績優異的鄭蕊，也走上父母的道路，取得血液學和腫瘤學博士學位。1999年8月，她飛到美國，在約翰霍普金斯研究腫瘤起源。

起飛逾1小時 撞五角大樓



鄭蕊的父母不幸罹難。

要是當天的安排如此，鄭蕊的父母便可以避過一劫，但鄭蕊當時覺得父母太勞累了，她希望父母先休息一天，於是打電話到航空公司，改為在第二天——9月11日搭機。

結果，餘下的一切大家都已知曉。該架波音757客機載了53名旅客，當天早上8時20分於杜勒斯的機場起飛，8時51分至54分期間，飛機在3.5萬呎高空時，劫機者發難。9時37分左右，飛機撞向五角大樓，機上的人無一倖免，包括鄭蕊的父母。

《華盛頓郵報》



鄭蕊為當年打電話更改航班，導致父母雙亡而悔疚。



克拉克與兒子手持丈夫遺照表達哀悼。

搬家逃避傷痛 重建事業家庭

「911」震撼紐約市，亦徹底改變不少紐約居民的生活。當中有人選擇搬離傷心地，好讓他們忘記傷痛，亦有人克服恐懼，勇敢開展新生活。數據顯示，約160萬名紐約州居民在2000年至2010年間搬到其他州份定居，其中有人不堪精神打擊而離開，也有人因經濟衰退失去工作而搬家。

承受喪夫之痛的克拉克帶著5個孩子，於2003年到賓夕法尼亞州定居，她再次結婚，生下第6個孩子，身處新地方，家人的傷口終於慢慢癒合。任職建築經理的彼得舍姆，因恐襲後商業建築減少而失去工作，他在房租合約到期後搬到沙利文，在當地找到商機，為不少搬離紐約市的人興建家園。他重建事業之餘，更建立自己的家庭。

法新社/美聯社

濫藥酗酒解壓 「灰塵女」重拾人生

過去10年來，這幀「灰塵女」照片成為描述「911」襲擊的經典影像代表之一。照片中的主角博德斯如今談及當年發生的一切，餘悸猶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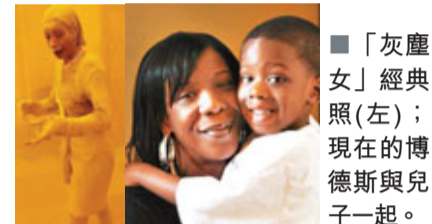
「911」當天，日裔攝影記者本田在世貿倒塌現場，拍到一名全身被塵土覆蓋、表情錯愕的倖存者，由於到處布滿塵煙，令照片呈現黃色基調。這張充滿震撼力的新聞照片被國際媒體紛紛轉載，照片主角也獲得「灰塵女」封號。

當時博德斯剛從世貿中心81樓倉促逃出，她日前受訪時表示，「911」後人生變得一團糟，完全失控，濫藥、酗酒，還一度被法院裁定失去子女監護權。

回憶事發一刻，她表示，大量塵煙在背後追着她，瓦礫幾乎砸中她，「接下來，整個世界突然變得一片死寂。」

博德斯說，如今自己已經擺脫酗酒與藥癮，重新面對人生。

中央社



「灰塵女」經典照(左)；現在的博德斯與兒子一起。

日父喪子尋拉登 寫信追問「為甚麼」

70歲的白鳥晴弘(左圖)7年前寫了一封信，但儘管他如何努力，信件還是送不出去，而且以後將永遠也寄不到收信人手上，因為對方正是已經被殺的「基地」領袖拉登。白鳥在信中寫下困擾所有遇難者家屬的問題，就是一句「為甚麼」。

36歲，為了追尋夢想，隻身遠赴美國工作，「911」當天，他在世貿北塔105樓上班。恐襲後白鳥晴弘到過紐約2次，第1次他到紐約大大小小的醫院尋找兒子，3個月後他回去領取兒子的遺骸——一截40厘米長的大腿。兒子的骨灰仍放在白鳥的床頭，待將來去世時與他一起回歸黃土。

白鳥不只寫了信，還親自前往巴基斯坦，希望跟拉登見面，或是得到他的回信，為兒子尋求真相，完成他畢生的心願。他在巴基斯坦偏僻山區開車走了1星期，最終還是無奈帶著信件回到東京。

10年前，他的獨子白鳥敦(右圖)只有36歲。

《華爾街日報》

強烈譴責

暴力衝擊公眾諮詢論壇



香港福建社團聯會

暨全體同仁